

一八七九年，年僅三十四歲的德國哲學家尼采因為健康問題，被迫辭去大學教職，流浪於歐洲各地「打秋風」。之後，因為眼疾日益加重，他運動筆著述也成了問題。直到購買了一台打字機，尼采的學術生涯才重獲新生。有趣的是，讀者發現，他的文風也隨之一變：打字機的「鐵元素」似乎熔入文字，讓尼采學說更簡潔緊湊了。

這段佚事出現在暢銷書作家尼古拉斯卡爾（Nicolas Carr）進入美國新聞和文學大獎普立策獎（Pulitzer Prize）決賽的新著《膚淺：英特網正對我們的腦子做什麼》（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中。他想要說明的是一個簡單卻重要的道理：工具決定了我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甚至可以為人生重新定義。

卡爾說，科技可以分為四類：犁頭、針、戰鬥機等可以增強我們的體力、體能；顯微鏡、放大鏡等可以提升感官的敏銳；水庫、轉基因玉米、避孕藥等可以改造自然為人服務；而第四類，鐘表、地圖、打字機之類的「智能科技」（intelligent technologies），則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腦力。本書關注的就是最新的智能科技——英特網給人類生活帶來的巨變。

卡爾引用神經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研究，證明現代社會無處不在的電子工具如何悄悄無聲息地改變人腦的構造和功能，又如何讓一般人上網成癮，智能退化。E時代的人永遠處於分心狀態，因為網絡就是利用人腦對於細小變化的本能關注，快速、少量地更新內容，我們撒魚食一樣，釣魚上鉤，吸人眼球。科學家發現，像不像閱讀傳統印刷品那樣從左到右，自上至下地查看網頁，而是採用一個「F」形模式，開頭看幾行，中間掃一眼，結尾完全敷衍了事。網頁中五花八門的鏈接又引動讀者去東瞧西「探」，沒一刻靜止。至於一心多用的辦公模式，例如在網上同時查資料、收發電郵、追隨社交網站的好友動向，那更是人之常情了。

## 英特網傷腦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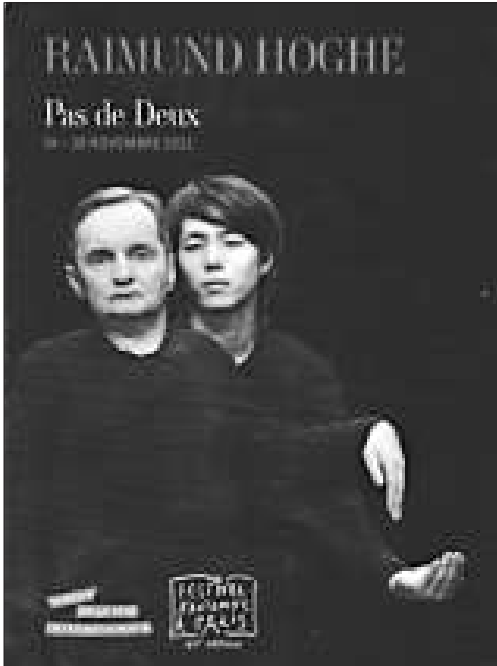
網民在不涉及網絡的日常生活中也總是無法集中注意力，無法進行深入安靜的思考，因為他們的行為方式早因網絡而定型。人腦極具可塑性，哪怕是成年人，只要從事某項活動超過一定時間，人腦就會發生相應的化學和生物反應，而且人腦奉行的是「忙者生存」，越活躍的區域越發達、體積擴充得越大。網絡用戶和「菜鸟」相比，大腦前區負責作決定的部分更為強勁，但是長時間專心、深刻思考的能力卻明顯遜色。更有甚者，實驗表明，新手只要每天上網一小時，連續五天，腦部的結構和活動就會發生明顯變化，形成和老手們一樣的反應模式。

作者認為，網絡讓人產生「高效」、「萬能」的自我錯覺，其實卻只培養了「半瓶子醋」的工作習慣。谷歌等大型搜索引擎的存在，讓我們在快速獲取信息的同時，也失去對知識的長期記憶；人腦中擁有的只是綱要式的短期記憶，思想無法經過時間醞釀後提昇昇華，感情也無法積澱深化。所以，卡爾的最終擔憂實際上是「長此以往，人將不人」。

他關注的，是網絡與盛對人和書本的親密關係的毀滅；是我們在視覺空間方面增加的新技能對主動獲取知識、推理分析、批判思維、發揮想像、感同身受和自我反省能力的破壞；是文藝復興、啟蒙時代以來世代相傳的人文傳統的淪喪。

無論作者是否危言聳聽，現代人的確手忙腳亂，左右支絀，活得越來越像一張沒有厚度深度、在鍋裡不斷平攤、翻轉的薄餅。作者本人也哀嘆，為了寫這本書，他不得不遷居深山，取消手機服務，誘惑和干擾：每章很短不說，而且每隔兩三章，作者就要另闢一節「題外話」，彷彿他的注意力難以為繼，需要課間休息似的。

馮進



《雙人舞》海报

牛競凡

# 我舞，我在



他矮小，羸弱，雞胸駝背，走路蹣跚不穩，手臂甚至無法伸展自如，他的每一個動作都顯得那麼吃力，都像在拚盡全力。然而他在舞蹈，在觀眾爆滿的劇場裡旁若無人地用他畸殘的身體言說。這是他第

六次以自編自導自演的身份參加巴黎秋季戲劇節，今年他奉獻給法國觀眾的新作叫《雙人舞》（Pas de deux），在巴黎國際大學城劇場裡連演了六晚。

他叫 Raimund Hoghe，生於德國小城烏帕塔爾，曾在一九八〇至一九九〇年間為皮娜·鮑什的舞團做過編劇，近二十年來獨立編舞和表演。起初他以獨舞的形式演繹一些緩慢、沉思且帶有自傳性的作品，後來有其他他舞者加盟，他在雙人舞和群舞類型上繼續探索，幾乎每年都有新作問世。他的作品對自我、對人與人關係的追問往往是終極性的，發人深省。他除了獨創劇目，如《隔開的房間》、《另一個夢》、《年輕人，老聲音》、《無題》等，對很多經典舞劇，如《天鵝湖》、《牧神的午後》、《春之祭》等也做了重新詮釋。

《雙人舞》的動作緩慢而重複，舞者常常以一種幾何形式繞場行走或奔跑，虔誠的舀水和灑水姿態近似某種宗教或祭祀儀式。或許因為和日本青年舞者 Takashi Ueno 合作的關係，簡約到極致的舞台上，使用了木屐、紙傘、和服腰帶、神社裡常見的木質水瓢等道具，給整個表演抹上濃厚的日本色彩。真正打動觀者的，不是這些文化符號帶來的異國情調，而是作品的內在精神。傳統雙人舞比較常見的是男女雙舞，是舞蹈中最引

人入勝的一種形式，所演繹的內容幾乎都與愛情、兩性有關。同性雙舞，避免了異性雙舞帶來的關於愛情的慣性聯想和思考，從而可能蘊含更為豐富的象徵意義。Raimund Hoghe 的創作初衷或許正在於此。這是兩個男人——老者和青年的共舞，他們個體生命的強烈反差代表了存在的兩極：衰朽與健碩，畸醜與美麗，殘缺與完滿。舞台上，他們相互追逐，又彼此分離；他們相互應和，又各持一端；他們互相模仿，又明顯不同。這裡，沒有性的暗示，似乎對愛的表達也是極為克制的，觀眾從舞者簡淨收斂的動作、專注凝重的表情裡感覺到那種對現實之愛的淨化和超越力量。當然，舞者表達的不局限於愛，他們通過肢體語言呈現出了一種自我與他者的關係。舞台動作我們可以理解為：兩人相遇，重複彼此、亦步亦趨，然後自我表達、自我完成，最後試圖建立彼此間的對話與交流。Raimund Hoghe 借《雙人舞》的表演形式意在表達的還不止於此。在他和青年舞者之間其實暗含了自我的雙重性，兩個舞者的糾纏與疏離，亦或呈現為一種內在與外在、自我與靈魂之間的對話。一個人透過另一個人看到自我，從而走向自我的冷靜觀照和深入內視。老者與青年互為鏡像，他們彼此看到了自己的過去和未來，看到了命運的悲喜交織，看到了生命繁盛與衰敗的轉化，他們因而獲得了從容不迫的生存勇氣。與其說 Raimund Hoghe 是舞者，不如說他更像哲人和詩人，他秉承了德國藝術家的哲學傳統，給舞台表演賦予了某種形而上的意味。

昏暗的舞台、緩慢的節奏、紛雜的音樂、延宕的時間，令觀者難以全然投入舞台的時空，甚至讓人有些昏

## 難對真相

王康廷

真相人人想知，但未必人人能接受。重看波蘭影片《卡廷慘案》再度想起此言。

波俄宿怨由來已久，熟悉居里夫人故事的人想必都

還記得居里夫人年輕時，祖國波蘭飽受沙俄欺辱的悲情。但一九四〇年發生的卡廷慘案卻是斯大林政府一手所為。

一九四〇年四月至五月間，受命於蘇共中央政治局的密令，蘇聯軍隊在卡廷，對被俘的波蘭戰俘、知識分子、警察及其公務員進行了有組織的大屠殺。屠殺發生在位於卡廷森林（俄羅斯斯摩棱斯克以西約十九公里，臨近卡廷和格涅茲多沃的村莊）的科澤利斯戰俘營。

對於屠殺命令的原由，有人認為斯大林是想通過大規模處決軍事人才，來削弱波蘭的有生力量。其目的是為了讓德國安心，以確信蘇聯的反波蘭政策。但也有人認為這種解釋不足為信，因為蘇聯當局始終將屠殺行為對德國政府保密。於是一個更可信的解釋是，屠殺應該被看做對未來的展望：波蘭將再次出現在蘇聯的西方邊界上。既然無論如何蘇聯都要保住東部，斯大林可能確信，任何再生的波蘭都不會是友好的。因此，大規模削弱波蘭的軍事和技術精英可以有效地抑制波蘭。卡廷屠殺遇害人數估計約為二萬二千人，最常見的數字為二萬一千七百六十八人。

一九四一年，德軍佔領卡廷。一九四三年，納粹德國揭發在卡廷森林發現集體墓地。德國的揭發致使蘇聯與設於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斷絕外交關係。蘇聯官方一直否認卡廷大屠殺，直到一九九〇年才承認內務部實施並隱瞞了卡廷大屠殺。俄羅斯聯邦檢察總長的一項調查證實蘇聯需要為卡廷大屠殺負責，其中確認了一千八百〇三名波蘭公民的死亡，但是拒絕將其承認為戰爭罪行或種族屠殺，並以屠殺參與者已經去世為由終止了調查。

據不完全统计，在卡廷被屠殺的波蘭軍官計有三名上將、三百六十一名校官、六百七十一名尉官、三千四百二十名士官，遇害者中除有隨軍牧師、地主、親王、官員、士兵和難民外，還包括二十名大學教授，幾百名醫生、律師、工程師、教師，一百多名作家、記者以及二百名飛行員。大屠殺被揭露後，蘇聯政府始終不承認，並歸罪於納粹德國所為。

直到一九八一年，波蘭團體工會在當地建立一座上面鐫有「卡廷，1940」字樣的紀念碑，但被警察取締，後被修改為「獻給波蘭士兵——希特勒法西斯的受害者——在卡廷的沃土下長眠」。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日，戈爾巴喬夫政府同意由一個叫「卡廷受害者親屬」的團體參觀卡廷紀念碑。代表團還包括了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波蘭裔的布熱津斯基。他在現場致詞說：「不是個人傷痛帶我到這裡來的，而這裡的多數人正是由此而來，其實還是對卡廷這一標誌性時刻的見證。被折磨致死的俄羅斯人和波蘭人，共眠於此。對我來說十分重要的是，真相在它原本發生的地方被公諸於世，只有真相能使新的蘇聯領導同斯大林和內務部的罪行劃清界限，只有真相能作為蘇聯和波蘭人民真正友誼的基礎。真相將會為我自己找到道路，我始終堅信於此，我今天能夠來到這裡，這就是最好的證明。」布熱津斯基進一步講到：「蘇聯政府允許我來到這裡——而且蘇聯知道我的政治觀點，這是蘇聯經濟改革所代表的對斯大林主義有象徵意義的決裂。」美國人的狂妄未必可取，但美國人講真話的力度還是首屈一指的。

「亂世黃金，盛世古玩。」這是古人對收藏的理解，如今，又有種新的說法：「小資玩洋，大款玩古。」大概正因為如今「大款玩古」，才帶動今天的風靡中國的「古玩熱」。「面對炙手的古玩收藏熱，內地十大民間收藏家之一的張揚稱，他要給這股「熱潮」潑一瓢冷水。他認為，目前內地人對古玩收藏有四大亂象。其一是盲目跟從。如今，似乎所有公認、或自認收入達到「一定層次」、生活修成「定品位」的中國人，如果家裡不擺個碗兒、放個確兒，牆上不掛幅字兒、貼幅畫兒，就會感到有些「跌份兒」和「掉價兒」。於是，一些好事者投其所好，四處搜尋古玩、字畫，東西一多，短時期內又出不了手，搖身一變成了「收藏家」。為了追尋更多的「好東西」，從而能買個好價錢，紛紛加入各種收藏協會：以古玩會友。在這些「收藏家」的鼓動下，一些對古玩一竅不通，但又想玩古人的鼓動下，開始從這些人手中購買東西，久而久之，也成為內行。一些有錢人，也挖空心思往裡鑽，以提高自己的「品位」。收藏圈的增大，便產生了大量的古玩商販，收藏圈越來越火。中國內地現有各類收藏品、收藏品市場近萬家，各類專題和系列的收藏五百多項，三千餘萬收藏者熱衷此道。其二是價格虛高。張揚稱：「我所說的價格虛高是指一些具備收藏價值的藏品價格高得離譜。」當今世界有三大投資領域——房地產、股票、藝術品，包括古玩在內的藝術品是投資回報最高的一個，百寶體稱：「糧油一分利，百貨十分利，珠寶百分利，古玩千分利。」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近年來，內地古玩價格一路飆升。在過去的幾個月內，考察先後到香港、西安、北京等地的古玩市場，張揚他發現：一件有殘缺的宋金紅綠彩瓶，賣家張口就要二十萬。一其實，大多數人都不知道這件紅綠彩瓶的價值，也就是說，這件彩瓶在當時也只不過是一件實用器，對於擁有者來說，擁有它也只是不過是個玩物，因為擁有者並不懂得它所透露出來的文化資訊。」張揚說。而像這樣的紅綠彩瓶，張揚有數百個。其三是品質難覓。凡是經常到文物市場的收藏愛好者都知道，各地的文物市場中，真正有收藏價值的真品，並不多見。在張揚看來，真正有收藏價值的藏品，是那些能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等方面資訊的物品，唐代以前陶瓷、宋代商周時期的青銅器等古玩，這些東西，在市

## 內地收藏界五大亂象

王永記



近年來，內地古玩價格一路飆升。在過去的幾個月內，考察先後到香港、西安、北京等地的古玩市場，張揚他發現：一件有殘缺的宋金紅綠彩瓶，賣家張口就要二十萬。一其實，大多數人都不知道這件紅綠彩瓶的價值，也就是說，這件彩瓶在當時也只不過是一件實用器，對於擁有者來說，擁有它也只是不過是個玩物，因為擁有者並不懂得它所透露出來的文化資訊。」張揚說。而像這樣的紅綠彩瓶，張揚有數百個。其三是品質難覓。凡是經常到文物市場的收藏愛好者都知道，各地的文物市場中，真正有收藏價值的真品，並不多見。在張揚看來，真正有收藏價值的藏品，是那些能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等方面資訊的物品，唐代以前陶瓷、宋代商周時期的青銅器等古玩，這些東西，在市

## 走近「壯族活化石」

楊光治



前些時，筆者訪問了廣西那坡縣的吞力屯。吞力屯是「黑衣壯」的一個村寨。「黑衣壯」是壯族一個特殊族群，被稱為「壯族的活化石」。

壯族現有一千六百多萬人口，是我國人數最多的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廣西、雲南、廣東和貴州等省區。古代，壯族先人曾被稱為西貆、駱越、南越、僚、俚、溪洞蠻、撞、僮人、良人、土人，後來被稱為「僮族」；由於「僮」字還帶有歧義，一九五六年，在周恩來總理的建議下將「僮」改為同音的「壯」。而「黑衣壯」僅有五萬餘人，他們以黑為美，男女老少都穿着用藍靛草染成黑色的衣服，至今仍主要散居於廣西壯族自治區那坡縣的大石山區。

大石山西接雲南，南接越南，泥少石多水缺，交通閉塞，新中國成立之前，一直是「三不管」地帶。「黑衣壯」人定居於這個環境極為惡劣的山區，實屬無奈之舉——唐代和宋代，廣西一帶曾爆發由黃乾耀和儂智高領導的壯族農民起義，失敗後，一些壯族人舉家躲進大石山，世世代代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因而古老的民族傳統文化和習俗被比較完整地保留下來，也才被稱「壯族活化石」。如今「黑衣壯」共有三百四十二個村寨，但只有吞力屯修通了公路，因此成了唯一可供參觀的「壯族的活化石」。

通往吞力屯的登山公路長十公里，陡峭而彎曲，旅行中巴要走大半個小時。我們是懷着探訪原生態的心情來到以石塊疊砌成的寨門的，可是很快就察覺到這裡已是安排得很周詳的遊覽區。一位男導遊領着十多位身穿黑衣、頭披菱形頭巾、戴着銀項鏈銀鐲的婦女，將我們接到曬穀場，跟着唱着山歌，捧着玉米酒熱情迎接。稍後，一位老年男子擂響了大鼓，幾十位裝束相同的婦女迅速列隊隨着鼓聲跳黑槍舞和竹竿舞，還唱了幾首歌。唱的是否已被定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尼的呀」過山腔？我們聽不懂歌詞，但感覺到了優美的聲調。她們的民歌《黑衣壯的酒》曾在中央電視台二〇〇五年的春節晚會上演出，可見她們的歌唱水平不低。

這個村寨共有五十八戶人家，原本都居住在散布於樹影下、雜草旁的「乾欄」裡。「乾欄」是石木結構的三層房屋，底層養牲畜，中層住人，頂層是穀物倉庫。導遊資料說這種建築「美麗」，其實並不衛生，也不太牢固。如今，現代化的風已吹進了這個山窩：電燈已照亮家家戶戶，電話已裝到屯長辦公桌上，風情展廳、小賓館、小餐廳、小郵政所掩映於綠蔭之中，幾座水泥紅磚構築的二、三層樓房挺立在人們眼前，有些年輕男女穿着花綠綠的T恤、連衣裙，摩托車已「突突突」地越過寨門。

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的浪潮亦湧到了山上：進寨訪問要收門票，每人一百元；參加跳舞唱歌演出的山民，每場每人發二元。我們訪問了兩座「乾欄」，發現室內室外都收拾得相當整潔，而且都有了電視機、音響、冰箱等現代生活設備，都設立「花王聖母」神位，都有人在操作傳統的手工織布機，這兩戶人家大概已是先富起來卻又保持着民族傳統的「對外開放專業戶」。山民的生活確實有了改善，但這會導致「活化石」喪失原汁原味嗎？這一問題大有研究之必要。

我們在吞力屯活動了幾個小時，僅能看到「活化石」的皮毛而已（所以本文的題目是「走近」而不是「走進」）。從有關資料知道，「黑衣壯」最特殊的傳統，更表現在婚姻和喪葬方面。族人很多是同性結婚，男女雙方對唱山歌定情，經過父母同意才結合。婚禮在晚上舉行，之後便「走婚」——第二天新娘即返回娘家住居，夫妻要相會必須想方設法找藉口；妻子直到懷孕生育才能到夫家定居。人逝世後不挖土深埋，而是實行「平棺葬」——將棺材用幾塊石頭架離地面，上置瓦片，放在房子附近。

導遊說這是為了讓死者有親人陪伴，筆者卻認為由於村寨處於狹迫的山窩，難找埋棺之地。這些傳統是否也應當保存？筆者不知道。

屯裡唯一的導遊是一位風華正茂的男子，普通話雖然說得不太標準，可是講解重點突出，有條有理。臨告別時我詢問他的「來歷」，才了解到他是紡織專業的大學畢業生，姓覃，壯族，不是本屯人，但在這裡任屯長兼導遊。這正是扶貧的最具體行動啊，我不由對他肅然起敬。

吞力屯已在展現活力了，這是大好事，然而除它之外還有三百四十一個「黑衣壯」村寨正急切地盼望改革開放的雨露陽光。在我國，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扶貧工作仍須大大加強。



進入寧夏的時候我還在睡夢中，窗外一片茫茫夜色，火車車廂接連處透進來的冷風沒有水分。列車停的時候我們下車想要透透氣，乘務員告訴我這是寧夏的最後一站，遠遠的瞥見站牌，不清晰的兩個字：中下。過了這個站就進入甘肅了。車的總站是烏魯木齊，載着頗具異域風情的一張張臉和含糊不清的低囁低語一路向西北絕塵。我在關於西涼的意淫裡慢慢睡着。

清晨在嘉峪關看見緩緩升起的太陽，映襯着塞北一望無際的大漠愈加蒼涼。黃沙隨着風揚起，柔和了刺眼的陽光。春風不度的玉門關不適合讀詩觀石品史出仕，免得激起懷古意向不禁想要去思索絲路起風霧太濃，人生何處不相逢。

從玉門換車，路過瓜州，到達敦煌。

為了不被贗品所騙，玩者要加深、拓寬有關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知識。由「古玩熱」的商業投資行為，進而深入探究中國文化底蘊，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